

从毒物话语到蓝色人文：巴拉德《干旱》中的生态伦理表达

From Toxic Discourse to Blue Humanities: Ecological Ethical Expression in J. G. Ballard's *The Drought*

姜慧玲 (Jiang Huiling)

内容摘要：当代英国作家 J.G. 巴拉德在其小说《干旱》中，运用毒物话语描绘了一幅因人类向海洋倾倒核废料而引发的罕见旱情下的末日图景，呈现了危机中的人类百态，并由此展开对人与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深刻反思。小说通过毒物话语揭示现代工业废物排放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将干旱危机的根源直接指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彰显了巴拉德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并隐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批判。在末日危机的极端情境中，伦理环境与伦理身份均发生深刻变迁。小说通过对环境正义捍卫者之伦理身份的构建，以及他们所做出的“与水共思”的伦理选择，传达出巴拉德“敬畏自然、保护海洋”的蓝色人文愿景。

关键词：J.G. 巴拉德；《干旱》；生态伦理；毒物话语；蓝色人文

作者简介：姜慧玲，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 20 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本文为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 世纪中期英国小说科学素养培育主题研究”【项目批号：25YJA752005】和 2025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 世纪 30-60 年代英国新现实主义社会政治小说研究”【项目批号：L25BWW0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Toxic Discourse to Blue Humanities: Ecological Ethical Expression in J. G. Ballard's *The Drought*

Abstract: In *The Drought*,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J.G. Ballard employs toxic discourse to depict an apocalyptic scene caused by a rare drought triggered by human disposal of nuclear waste into the ocean, presenting the various behaviors of humans in crisis and thereby unfolding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oxic discourse, the novel reveals the severe damage that modern industrial waste discharge has inflicted on marine ecosystems, directly attributing the root of the drought crisis

to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is highlights Ballard's ecological ethical though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implicitly contains a pointed critique of anthropocentrism. In the extreme circumstances of an apocalyptic crisis, both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ethical identity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The novel's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identity of defender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ir ethical choice of "thinking with water" express Ballard's blue humanistic vision of "revering nature and protecting the ocean."

Keywords: J. G. Ballard; *The Drought*; ecological ethics; toxic discourse; blue humanities

Author: Jiang Huil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World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20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huilingjiang@126.com).

作为英国科幻新浪潮的领军人物，J.G. 巴拉德（J. G. Ballard）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凭借“生态灾难四部曲”声名鹊起，即《空穴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 1961）、《沉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 1962）、《燃烧的世界》（*The Burning World*, 1964；又名《干旱》，*The Drought*, 1965）以及《结晶的世界》（*The Crystal World*, 1966）。在这些小说中，地球接连遭到风、洪水、干旱与结晶化现象的毁灭性打击。“这四部作品中的每一部（……）都描绘了当代文明被一种古典元素（分别对应气、水、火、土）摧毁的过程”（Firsching 297），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气候灾难和生态危机，意在对人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危害提出警示。其中，《干旱》讲述了一场史诗级的大旱将人类推向灭绝的边缘，通过主人公查尔斯·兰塞姆（Charles Ransom）的视角审视末日危机，呈现人类为获取水资源而挣扎求生的各种状态。已有学者如詹克·谭（Cenk Tan）和法特玛·甘泽·埃尔坎（Fatma Gamze Erkan）等从生态批评视角阐释了小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¹，但鲜有研究关注到小说的生态伦理表达。“文学伦理学批评同生态批评相结合，为我们在处理同大自然关系时如何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 23），《干旱》中的生态伦理所表达的警示和教诲意义不容忽视。巴拉德用毒物话语书写海洋生态危机，揭示人为化学污染的渗透性危害；通过建筑师资本家理查德·洛马克斯（Richard Lomax）以及环境正义捍卫者如奎尔特（Quilter）和凯瑟琳·奥斯汀（Catherine Austen）等人物的塑造，呈现了不同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表达了保护海洋生态、修复和谐自然的蓝色人文愿景。

1 参见 Cenk Tan, *An Ecological Study of J. G. Ballard's Climate Fiction Novels*, Pamukk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19; Fatma Gamze Erkan, *Challenging Anthropocentrism in Eco-Science Fiction Novel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4.

一、毒物话语叙事与海洋生态危机根源

“毒物话语”（toxic discourse）由美国生态批评的先锋人物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于2001年提出，又被译为“毒性话语”¹或“有毒书写”²，其定义为“由于人为化学改造引起的环境危害威胁感知而产生的焦虑”（31）。文学批评中的“毒物话语”既是对生态症候的描绘，也是由个体与社会的焦虑所驱动的叙述形式；它揭示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并承载鲜明的伦理诉求。学界通常将其历史语境追溯至冷战或核时代，而其最直接、最具标志性的思想渊源，则来自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中对化学污染所绘制的图景。“毒物话语”并不排斥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目标，亦肯认其对人类与地球福祉的积极意义。人类“能够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找到生态危机的解困之路”（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23），作为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生态整体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并不否认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干旱》开篇即以毒物话语勾勒出自然临终的震撼等戏剧性图景：水面上漂浮的死鸟、遭污染的泥岸，以及将奎尔特比作“农牧神”的意象，共同预示一场在全球范围蔓延的生态浩劫：

中午时分，查尔斯·兰塞姆医生把他的船屋停泊在河口时，看到了奎尔特，那个住在游艇码头外摇摇欲坠的驳船上的老妇人的傻儿子，正站在对岸一块露出水面的岩石上，对着漂浮在他脚下水面上的死鸟微笑。他那肿胀的脑袋的倒影，在松软的羽毛间像一团变形的光晕般晃动着。布满泥块的河岸上散布着纸片和浮木，在兰塞姆看来，面如梦境的奎尔特就像一个发疯的农牧神，在为这条河失去的灵魂哀悼时，把树叶撒在自己身上。（Ballard 17）³

美国生态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大地伦理将共同体的边界扩大到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统称为：大地⁴，“水与土壤一样，都是能量循环的一部分”（Leopold 217），水是生命

1 参见 刘娜：“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毒性话语”，《江西社会科学》7（2019）：231-238；张桃红：“论金斯伯格诗歌中的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及其环境伦理表达”，《世界文学研究论坛》5（2024）：1002-1012。

2 参见 华媛媛：“重构生态批评的毒性转向：人类世科幻小说中的有毒书写与共生伦理”，《中国比较文学》3（2025）：26-37。

3 本文有关《干旱》的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引文均来自 J. G. Ballard, *The Drought*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4 参见 Aldo Leopold,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力与孕育力的象征。因此，这条维系着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的河流日渐干涸，其灵魂不复存在，遂使其与其他有机体之间的能量联结被切断，众生之魂亦随之枯萎。巴拉德对濒临死亡的自然描绘在小说后文中反复出现：

在最后一个早晨，他醒来时发现船屋搁浅在一个小海湾的尽头。满是死鸟和死鱼尸体的泥坡在他上方延伸，宛如梦境中的海岸。（……）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河水下降了约二十英尺，水量缩减到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随着河水水位下降，似乎一切都被它拉扯着。如今，两岸就像相对而立的悬崖，许多河边房屋的烟囱上悬挂着倒扣的帐篷。这些帆布罩原本是设计用来接雨水的——尽管从未有雨水落入其中——现在却变成了一排空中垃圾收集器，里面盛着的尘土和树叶，就像供奉给太阳的祭品一样高高扬起。（18、20）

自然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人触目惊心。河流的水位已下降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它们看上去已不再像河流，而更像是叙述者所描述的垃圾场和尘暴区。水的缺失立刻对鸟类和鱼类等动物产生了影响，它们开始走向灭绝。死鱼和死鸟的画面预示着人类的灭亡。

巴拉德在小说中频繁使用与干旱、炎热和火焰相关的词汇，始终将读者的注意力聚焦于逐渐恶化的环境。巴拉德将太阳比喻成在澄澈的天空中闪耀的魔鬼，其热浪像华盖般笼罩万物，暗示世界已沦为人间炼狱。正如地狱之火焚毁一切，太阳的灼热高温引发森林火灾，破坏生态系统与所有生物。大火产生的浓烟与火焰对森林和动物园中的动物造成致命影响，部分动物死亡。巴拉德频繁刻画动物尸体，展现了水资源的匮乏已开始危害所有生灵。由于气候变化，深邃而广阔的海洋已经被灼热而压抑的沙漠所取代。在退去的海洋中，幸存者努力从压抑的沙漠中找到避难所和相对安全的地方。巴拉德亦从视觉与听觉层面构筑末日危机：遍地的死鸟与死鱼昭示干旱日益加剧；伴随水位不断下降而此起彼伏的轮船警笛，提醒人们危险即将到来。这些画面与声音交织，共同营造出末日迫近的紧迫感。

“毒物话语”的核心是对人为化学污染及其渗透性危害的焦虑与指控。小说明确揭示，干旱的根源来自工业污染：“覆盖全球海洋近岸水域、距海岸约一千英里范围的，是一层稀薄却坚韧的单分子膜。这层膜由复杂的饱和长链聚合物复合物构成，源于过去五十年间排入海洋盆地的大量工业废料，在海洋中自然生成。它质地坚固且可渗透氧气，平铺于空气与水的界面上，几乎能阻止所有表层水分蒸发至上方空气中”（47）。小说中提到，多年来人类一直向海洋倾倒工业废料、有毒化学品，以及浓度达到危险水平的核废料仍在持续排入海洋。所有这些污染物通过一种新的化学过程相互作用，形成了覆盖全球海洋的超薄却异常坚固的聚合物，进而引发干旱。巴拉德对工业

污染被排入海洋的刻画，与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发出的警示相呼应：“人类对环境最令人担忧的破坏，便是用危险乃至致命的物质污染空气、土壤、河流与海洋。这类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挽回的；它所引发的恶果链条——不仅存在于维系生命的自然环境中，更存在于生物组织内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可逆转”（Carson 11）。

兰瑟姆的旅程与灾难性气候变迁中其他幸存者的行程相互平行。值得注意的是，巴拉德在以毒物话语书写遭破坏的自然时，并不回避对往昔美好时光的召唤，从而与当下的末日危机形成强烈对照：

这片曾经长达三十英里、清澈开阔的湖泊，如今已退化成了一连串由排水后的泥岸分隔开来的小水塘和水道。几艘最后的渔船在其间孤寂地航行着，船员们默默地站在船头。（……）正常情况下，在夏末时节，这条河的宽度差不多会有三百英尺，但现在却不到这个宽度的一半了，成了一条散发着恶臭的小溪，蜿蜒流淌在两岸平坦的沟渠中。（18-19）

昔日那片广袤的水域，如今只剩干硬的泥岸。巴拉德之所以特意提及过去，正是为了在读者脑海中勾勒出河床日渐收缩、自然逐步凋敝的震撼图景。

二、末日伦理身份解构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如前文所述，干旱并非自然现象，而是工业废料排放导致的连锁反应，海洋形成的聚合物成为“自然的报复”，揭示人类对环境的无度索取终将引发不可逆的生态危机，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问题。“文学伦理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间的道德关系”（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生态伦理批评“对文学中涉及的生态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和对人类自身的道德约束”（聂珍钊等 155），其目的是教诲和警示。生态伦理顺应了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杨革新 53），是文学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乎人类在社会化活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其所肩负的保护环境的伦理责任。伴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加重，小说人物原本的伦理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不复存在，其“作为文明社会中的人的身份”（蒋文颖 628）遭了解构，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行径愈发显露出来。

在干旱危机的压迫下，人物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显著位移。巴拉德擅长通过书写人物的内在空间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感受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兰瑟姆原本为一名医生（其姓氏“Ransom”有“救赎”之意），和妻子朱迪斯（Judith）已分居。当人们由于水资源短缺纷纷逃往沿海地区时，他选择留守船屋，独自见证这场世界末日。随着河流的干涸，兰瑟姆经历了心理上的空虚感：

这所房子反映出了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空虚。那些中性色调的家具和装饰,就像汽车旅馆里的一样毫无个性,也没有任何情感关联——实际上,兰塞姆意识到,他无意识地选择这些家具和装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所房子是一个时空真空的完美模型,由河上船屋里那个私人的平行宇宙插入到了他的生活连续体中。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时,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访客,而不是房子的主人,像是自己那模糊且越来越难以捉摸的影子。(44)

在灾难发生的过程中,兰塞姆逐渐与周围环境失去了联系,变得孤立无援。因此,河流的干涸象征着兰塞姆过去身份的消逝。巴拉德清晰地展现了世界末日前后人类生活的差异。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生活是积极而有意义的;但在干旱之后,作者描绘出的是一幅自我孤立、抑郁和逃避现实的景象。

更显著的伦理身份变迁发生在建筑师理查德·洛马克斯和牧师霍华德·约翰斯通(Howard Johnstone)身上。洛马克斯虽是一位建筑师,但他并没有以一技之长很好地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相反却十分贪婪且张扬,其后资本主义价值观使他在末日危机中试图占有和控制水源,进而将其作为一种对他人实施霸权的主要手段来滥用。在留守期间,他和兰瑟姆在“自然平衡”问题上进行争论:

“整个自然的平衡已经——”洛马克斯不耐烦地打了个响指,“查尔斯,别跟我谈什么自然平衡!要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们现在还都住在泥屋里呢。”他阴沉地盯着城市,“从那堆可怕的东西来看,这也算是件好事。我是说那边皇家山(Mount Royal)发生的事情?我猜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离开了吧?”“十有八九。可能更多。他们在那儿没什么未来了。”“你错了。那儿有很大的未来,相信我。”(……)“那你呢,查尔斯?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与其他人一起去海岸。”“你不明白吗,理查德?我觉得你可能明白。也许我们俩都有一些未了结的事情要处理。”(62)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尽管灾难仍在继续,洛马克斯似乎并不关心环境,他不想听任何关于自然平衡的伦理言论。他是一个极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物,因为自己是建筑师,便自认为是人类的救世主。正如在与兰瑟姆的交谈中承认自己“头脑中没有道德的概念”(62),洛马克斯从未接受干旱这一环境恶化的现实,在非常时期仍办烟火秀炫资源。他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而这种思维正是灾难的真正根源。

和洛马克斯是一丘之貉的还有牧师霍华德·约翰斯通,他脾气火爆,性格倔强,缺少同情心。在他的倡议下,一些自流井被钻开,民兵被召集起来

保护教堂，实则阻止人们通过高速公路去往海岸。当他得知有人从教堂的圣水器偷水喝时，便大吼着冷嘲热讽，并驱赶他返回自己的街区。约翰斯通和洛马克斯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站在同一阵营：

当约翰斯通在大道尽头让他下车时，他（兰瑟姆）松了一口气。在他们右边，俯瞰河口处，是理查德·福斯特·洛马克斯拥有的那座玻璃和混凝土建造的豪宅。在室外游泳池的一端，一个喷泉在明亮的空气中喷出一道道彩虹般的水花。洛马克斯趾高气扬地站在游泳池边，双手插在白色丝绸西装的口袋里，用尖刻的声音嘲讽地叫着水里的某个人。约翰斯通评论道，“虽然我很讨厌洛马克斯，但他确实证明了我的观点。（……）记得，查尔斯，慈善不应该太容易给予！”（42）

一方面，理查德·洛马克斯的富裕资本家形象得到充分展示：他将物质财富置于一切之上，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他仍住在一座豪华的大宅里，拥有喷泉和游泳池等一切他能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约翰斯通牧师认为洛马克斯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见他们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即极端自私自利。而且，作为牧师，他认为干旱和火灾承担着净化社会的神圣使命，这是十分荒谬的。

在极度干旱的末日危机下，兰瑟姆一行人极力寻找水源求生，而洛克马斯则成为水资源的占有者和霸权者，他们的伦理身份均已发生变迁，双方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小说最后一章，当兰塞姆等人被迫迁徙，在混乱成难民营的海岸艰难生存五年后重返荒芜破败的皇家山遗址时，他们得知洛马克斯早已知晓城市地下的隐秘水源储备，过去一直依靠这些水生存，并掌控着剩余的水资源，以此支配身边的人。洛克马斯得知兰塞姆和同伴并未从沿海带来水源，反倒前来求助，他唯利是图的原形毕露：“洛马克斯猛地扯下假发塞进衣袋。‘让他们走！我厌倦了当海神涅普顿。这是我的水，是我找到的，我要自己喝！’”（221）兰塞姆将其形容为“毒蛇”，他试图在“这片尘土飞扬的伊甸园”中夺回属于自己的“苹果”，哪怕只是短暂地留住干旱前的世界。毒蛇是撒旦的象征，代表着狡诈、邪恶、阴险与危险。在特定伦理环境下，洛马克斯的伦理身份变成水资源私有者，这决定了他的伦理选择是通过控制稀缺的水资源对他人施以霸权，也注定了他最终遭到反抗的后果。在小说的最后，长期遭受欺凌的奎尔特愤然摧毁了洛马克斯的储水池，并致洛马克斯坠井，这一针对旧秩序的破坏行为是成长起来的奎尔特伦理选择的结果。这一行为发生后不久，天空下起了雨，虽然未被早已习惯干旱的人们所察觉，但却象征着新秩序的诞生。

三、“与水共思”的伦理选择与蓝色人文伦理身份建构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海洋生态关系着地球命运的未来。新

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开启了由“陆地中心主义”向以海洋为中心的“海洋转向”¹，并在近年来继续发展。例如，南丹麦大学教授索伦·弗兰克（Soren Frank）论述了海洋在世界文学和艺术发展史中所起的作用，涉及到“技术中心主义”（technocentrism）与“地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²。土耳其学者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进一步拓展了她在生态批评与环境人文学领域的研究视野，认为“蓝色人文学”通过物质—话语和社会文化的双重视角，全面分析人类与水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指出人类与水的关系呈现为一个多维交织的叙事网络，涵盖了生物、地质、化学、气候、经济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³。奥伯曼通过结合“与水共思”（thinking with water）和“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的理论视角论述人类与水体的互动关系，为《干旱》的生态伦理解读带来启发。

受新物质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影响，奥伯曼强调水具有“施事能力”。水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地塑造着地貌、气候、生命形式以及人类社会。“与水共思”不仅把水看作一种资源，而认为水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水是我们认知和行动的参与者与合作者。由此，水并非被动的物质，而是拥有自己的“故事”和“历史”。水的流动、循环、蒸发、凝固，以及它携带的化学物质、污染物和基因信息，构成了复杂的“水叙事”。在《干旱》中书写被破坏的环境时，巴拉德屡次提及末日前的美好，强调曾经那片广阔的水域如今已变成了坚硬的泥岸。巴拉德让水来讲述故事和历史，在读者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河床逐渐变窄、大自然逐渐衰败的震撼画面，并引发读者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

干旱和洋流变化等都是水以其物质力量参与世界塑造、对人类文明做出回应的方式。水通过全球水循环和生命代谢，将所有人、生物、生态系统和历史时期连接成一个巨大的跨躯体网络。我们饮用的水可能曾是大洋的一部分，这种深刻的物质联系是生态伦理的基础：伤害水循环的某一部分，最终会伤害到网络中的其他部分，包括人类自己。小说中奎尔特和他的孩子们是后末日新世界秩序的代表，他们身体的畸形或许是人类基因开始退化的标志。小说结尾“下雨”的现象为末日危机下海洋与人的关系带来转机，呈现出蓝色人文愿景；然而这一愿景的真正实现则需要伦理选择来完成。“伦理身份具有显著的客观性，但是它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伦理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它可以通过伦理选择进行建构或解构”（蒋文颖 629），小

1 参见 王松林：“‘蓝色诗学’：跨学科视域中的海洋文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023）：35-43+160。

2 参见 Soren Frank, *A Poetic History of the Oceans: Literature and Maritime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22.

3 参见 Serpil Oppermann, *Blue Humanities: Storied Waterscapes in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说主要人物奎尔特就是通过伦理选择完成伦理身份的建构。奎尔特患有脑积水，他在小说中始终与水共思，扮演着关键角色。他虽然外表怪诞，但内心聪慧、隐忍果决。在干旱危机和洛克马斯的欺凌压迫下，他选择留守，在关键时刻毅然决然采取行动，最终完成了生存自保和反抗不公的双重使命。

毒物话语揭示了人类世背景下海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包括海水化学性质的改变和环境污染事件，如石油泄漏和有毒废物倾倒入海等，对海洋生物群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蓝色人文学将焦点集中于濒危海洋景观的保护与修复，同时呼吁人们关注人类世中的全球海洋问题。巴拉德注重在《干旱》中设立环境正义者形象，如凯瑟琳·奥斯汀和菲利普·乔丹（Philip Jordan）。他们也通过“与水共思”的伦理选择，完成了伦理身份的建构。凯瑟琳是干旱灾难前的动物园管理员，在末日危机下，她不顾自身安危留在动物园保护动物，直到事态失控才撤离。当兰瑟姆告诉她要理智，并说洛克马斯提供水并非出于慈善，而是打算利用这些动物为自己谋利时，凯瑟琳回答说，只要还有食物和水，她就不会抛弃这些动物让它们死去。同样，菲利普·乔丹也是一个努力拯救受伤害的鸟类和鱼类的角色。他喜爱野生动物，作为“水鸟之友”，当他在油污废水中发现了一只垂死的天鹅时，他请求兰瑟姆帮忙寻水拯救。在缺水的条件下，乔丹优先考虑拯救一只垂死的天鹅，可见他对野生动物的珍视。

水作为叙事主体所讲述的故事，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还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潜在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性。¹“与水共思”就是去阅读和倾听这些叙事：被污染的海洋和干旱记录着工业史、生产实践和社会政策。巴拉德在《干旱》中探讨了人类如何应对自己造成的自然灾害或环境变化，尤其关注大规模、系统性的变化如何影响人物的内心世界。《干旱》的结局是开放且模糊的，在小说的最后几行，巴拉德写道：

虽然还不到中午，但太阳似乎正在向天空深处退去，空气也逐渐变得寒冷起来。令他惊讶的是，他注意到自己在沙地上不再投下任何影子，仿佛他终于完成了多年来在内心深处进行的穿越之旅。随着光线渐暗，空气变得愈发黑暗。尘土暗淡无光，表面的晶体失去了光泽，变得浑浊不清。一片巨大的黑暗笼罩着沙丘，仿佛整个外部世界都在失去它的存在。过了一段时间，他没有注意到天已经开始下雨了。（257）

巴拉德为《干旱》设计的结局很凄凉，但作者也透露了一些生态恢复的迹象：太阳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向天空退去，气候变得凉爽起来，最终天空开始下起雨来。然而，兰瑟姆似乎没有察觉到正在下雨，因为他的精神状态还没

1 参见 汤越：“蓝色人文与水叙事研究——瑟普尔·奥伯曼《蓝色人文学：人类世中的故事水景》导读”，《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5（2025）：A1-A12。

有准备好去感知这场雨。雨象征着自然的重生和复兴，人类见证了旧秩序的消亡，随后迎来的是一个新的、但模糊且难以解释的秩序。这个新世界秩序带来了许多未知，同时也带来了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尽管包括人类和各种动物在内的许多生物遭到了毁灭，但自然正在自我恢复和更新。“蓝色人文”理念昭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向：人类必须摒弃干预和主宰的自然观，学会“与水共思”，达成“与水共生”。

巴拉德的小说《干旱》以毒物话语展开叙事，明确表明海洋生态因工业废物的排放遭到破坏，从而引发末日危机。小说通过描绘自然崩溃和文明崩塌下的衰败和荒乱景象，揭示了伦理环境和人物伦理身份的变迁，彰显了巴拉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隐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现代工业使人类社会繁荣，但当工业的副产品导致重大气候变化时，最终导致的必然是人类社会的衰落。伦理身份既是伦理选择的结果，又是伦理选择的前提和基础。“与水共思”的伦理选择帮助建构环境正义者的伦理身份，其实践和行动昭示着蓝色人文愿景。在全球语境下，“与水共思”的伦理选择挑战了西方现代性对水的单一、工具化理解，呼吁聆听多元文化中关于水的宇宙观和生存智慧。巴拉德通过毒物话语叙事警醒人类保护海洋生态以在未来更好地生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在为时过晚、失去一切之前采取行动，扭转生态危机，构建一个与海洋生态和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新世界秩序。

Works Cited

- Ballard, J. G. *The Drought*.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2.
- Buell, Lawrence.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2.
- Erkan, Fatma Gamze. *Challenging Anthropocentrism in Eco-Science Fiction Novel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4.
- Firsching, Lorenz J. and R. M. P. "J.G. Ballard's Ambiguous Apocalypse."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3 (1985): 297-310.
- Frank, Soren. *A Poetic History of the Oceans: Literature and Maritime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22.
- 华媛媛：“重构生态批评的毒性转向：人类世科幻小说中的有毒书写与共生伦理”，《中国比较文学》3（2025）：26-37。
- [Hua Yuanyuan. "Reframing the Toxic Turn in Ecocriticism: Toxic Writing and Symbiotic Ethics in Anthropocene Science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25): 26-37.]
- 蒋文颖：“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词：伦理身份”，《文学跨文科研究》4（2022）：622-630。
- [Jiang Wenying.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622-630.]

Leopold, Aldo.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Oxford UP, 1949.

刘娜: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毒性话语”, 《江西社会科学》7 (2019): 231-238。

[Liu Na. “Toxic Discours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7 (2019): 231-238.]

Lorenz J. Firsching and R. M. P. “J.G. Ballard’s Ambiguous Apocalypse.”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3 (1985): 297-310.

聂珍钊: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 生态危机解困之路”, 《外国文学研究》1 (2020): 22-33。

[Nie Zhenzhao.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22-3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松林: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Oppermann, Serpil. *Blue Humanities: Storied Waterscapes in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23.

Tan, Cenk. *An Ecological Study of J. G. Ballard’s Climate Fiction Novels*. Pamukk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19.

汤越: “蓝色人文与水叙事研究——瑟普尔·奥伯曼《蓝色人文学: 人类世中的故事水景》导读”, 《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5 (2025): A1-A12。

[Tang Yue. “Blue Humanities and Water Narrativ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Serpil Oppermann’s *Blue Humanities: Storied Waterscapes in the Anthropocene*.” *Newsletter on Ecoaesthetics and Ecocriticism* 5 (2025): A1-A12.]

王松林: “‘蓝色诗学’: 跨学科视域中的海洋文学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 (2023): 35-43+160。

[Wang Songlin. “Blue Poet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Sea Literature.”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3 (2023): 35-43+160.]

杨革新: “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伦理批评的困境与出路”,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2019): 50-57。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Criticism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Dilemma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9): 50-57.]

张桃红: “论金斯伯格诗歌中的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及其环境伦理表达”, 《世界文学研究论坛》5 (2024): 1002-1012。

[Zhang Taohong. “On the Trans-corporeal Toxic Landscape Writing and Its Environmental Ethical Expression in Ginsberg’s Poet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4): 1002-1012.]